

WORLD LITERATURE 9

世界文學



旅行文學

波赫士之神與一切萬有
i 痠弦丟飛機！
法國文學裡的「旅行」
德語文學中的城市書寫
旅人記憶與文學：卡爾維諾



旅行：世界在我心中

張淑英

《世界文學》季刊第九期把世界地景帶入文學中，篇幅突破了以往的文字天地，讓旅行文類在紙筆中飛躍，讓我們一起閱讀、神遊大世界。

旅行文學的書寫淵源甚早，但是在華文世界蔚為風尚或是特定以「旅行文學」的主題來創作是近一、二十年來的事。西班牙遊記著作豐富的塞拉（Camilo José Cela, 1916-2002; 1989年諾貝爾文學獎）在1994年訪問臺灣時，曾跟本地的學者、作家談論旅行文學，掀起一陣旋風；返回西班牙後他也在西班牙ABC日報「明日的色彩」（“El color de mañana”）專欄為文寫下臺灣行。他在《流浪地理》（*Páginas de geografía errabunda*）就將旅行文學分為三類：沿岸之旅（在地之旅），高度之旅（跨國旅

行)和深度之旅(想像、思想知識省思)。由此可以窺知旅行文學的定義廣且深，也看出西班牙旅行文學的傳統與在地書寫的深厚。

文學中的旅行且為在地之旅最顯要的例子以《吉訶德》為最，吉訶德三度出遊，行俠仗義或是惹是生非，瘋癲癡狂；大航海時期，許多日記、遊記、編年紀事等書寫創作，大多因旅行見聞或殖民宣教衍生而述。馬可波羅遊中國寫下《馬可波羅遊記》；哥倫布四次航向新大陸、義大利畢卡菲達（Antonio Pigafetta）隨著麥哲倫繞地球一周，分別寫下《日記》紀實和《繞著地球初遊記》，這是航海日誌的典型。梭羅的《湖濱散記》是以景抒情寄思，將個人孤獨情感與湖濱景色融合為一；切·格瓦拉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大有一展壯志，待我實踐的雄心。凡爾納的《環遊世界八十天》屬冒險系列小說，爾後許多研究也都將旅行文學的元素與冒險小說相互為用，此類創作英美文學更是不遑多讓。

旅行文學的論述點恆常著重在「我和我自己的感覺」和「他者之眼」的槓桿移動，看與被看，去回之間思想和行為的差異與變化。在歐洲，旅遊的習慣到了十八世紀開始蔚為風尚，貴族或布爾喬亞階級人士為了增長知識見聞與拓展社會關係而有跨國的行旅，形成了所謂的「壯遊」（Grand Tour）風氣。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時期，波特萊爾的著述或班雅明的「都市漫遊者」（urban flâneur）的概念頗有詮釋演繹「壯遊」的風格。文人跨國尋幽訪勝，散文遊記、小說創作因應而生，或有顛覆異國情調（如梅里美的《卡門》），或有宣揚傳播文學圖騰（如英法作家取材西班牙的《唐璜》）。拜倫、歌德、高帝耶……，旅行文學書寫之盛可謂空前。

再看東方，杜甫的〈壯遊〉詩是自傳性質在地之旅的典

型，也是以詩為文的典範，就當時的情境，杜甫臥病在夔州，遺憾回憶一生，思成長歲月、遭罷黜流放與見賢思齊的自我期許，亦可謂跨越疆界的高度與深度之旅。《老殘遊記》寫景寫人，妙筆生花，則是在地書寫的散文精品。玄奘西行印度取經，也是一種旅行文學，《西遊記》更是文學的旅行書寫的經典，可比擬為東方的流浪漢文學類型。近當代，許多留學歐美文人學者寫下的散文、詩篇，例如陳之藩的《劍河倒影》，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更是膾炙人口的旅行文學。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或可歸為文化反思歷史想像的「深度之旅」類型。

旅行文學隨著國際化、觀光業的潮流日新又新，越顯興盛，如今旅行文學的「文類疆界」隨著人人旅遊人人書寫而模糊，筆觸無限寬廣。《世界文學》第九期與時並進，再次以「旅行」為名，邀請專家學者書寫每個人心中的世界：理論的旅行，一步一腳印的旅行，心靈之旅，奇幻之旅……盡收扉頁。這一期難得收入兩個論壇的精華，一個是楊瓊瑩主持的「臺灣歐洲文化論壇」的「歐洲城市與文字書寫：遷徙·漫遊·旅行·文化記憶」，邀請論壇講者阮若缺、張守慧和倪安宇將其論壇精華化成文字，分別有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文本的城市與地景書寫；另一個是由吳錫德主持的「旅行圓桌會」，記錄了多位專家學者從不同語言背景，講述旅行與個人特殊的經驗／驚豔。

此外，學術專區中，三篇學術研究論文更是理論與想像兼具，具像與靈性並置討論，邵南與陳建志分別探討了靈異與神的境界，引領讀者神遊神鬼之間的場域。于曉溪將德里達和卡爾維諾並置，解構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的視野，恰可與倪安宇的〈旅人記憶與文學——卡爾維諾〉做對照記。此外，張淑英跨越時空的寫實記錄，寫下與詩人痲弦參與墨西哥國際筆會的見聞和省思，從2003-2015的實地旅行到翻譯的旅行。2015年6月適值

趨勢科技舉辦「2015向痲弦致敬」活動，從西文學人之筆看中文創作的詩人，也是一番跨越中西的旅行。

《世界文學》在諸多學者戮力合作之下，執著於不可能挑戰的任務——「為山九仞」，交出第九期，希望藉這個天地與有限、有福的讀者共享我們心中的世界。✍